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一目錄

田南砅

對升高判

趙不爲

對申公杜門判

梁庶

對馬鷩師徒判

房自厚

對佯狂讓弟判

馬兟
對三命判
薛齊
對清白二渠判
柳同
對萊田不應稅判
李仲和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蘇儛

對給地過數判
廉粲
對春不修鑑判
胡瑱
大閲賦
趙自勵
出師賦幷序
時賦
聖人以四時爲柄賦

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寒賦
對所知哭寢門判
陳元伯
貪泉銘
趙子卿
出師賦并序
鄭齊望
對歸胙判

沈瑱
賀雨賦
張欽敬
仲冬時令賦
對移鄉判
對越關判
劉晉
對清白二渠判
劉潤

對大酙酒判
對薦賢能判
對無夫修隄堰判

顏勝

對大夫祭判
對弔服加麻判
對父在凶門判
對不供夷槃判

屈突叔齊

對父在凶門判
裴廣
對父在凶門判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一

田南砅

南砅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州斷闢論省科失入

罰懲其淫禮主於敬若長幼而失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解式從於長長年三人而行尚聞擇善十年以長非可肩隨況侍上邱陵不能向其所視加問及雲物其將對以何詞

無儀所謂於伊人有體自均於相鼠杖其傲禮固未乖宜昔者蜡畢出遊言偃問其何歎幼而不遜尼父叩其夷俟合志爲友前言猶且不嗤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齒於鄉黨則應金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闕失入宜從省見定刑更待州申欽哉惟刑捨此將濫

趙不爲

不爲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申公杜門判

申公杜門不出聚遠方衆百餘人里中興訟

儒惟教先學乃德本苟立誠以脩業終養中而果行故道存斯貴方類是歸無愆自遠之會庶廣克成之業雖門人請益既有孚於鼎新而邑里無儀却興言於獄訟沈吟漢牘反覆周典黨而成衆義非止於嚴科問以辯之理何妨於聚學况杜門不出事非干進敦曾服之元風指楚郊之遠避講習典禮翱翔墳索足以激揚時俗光闡儒門諒旌責之可知豈訟聲之所及捨而勿問深合國章

梁庶

庶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馬驚師徒判

卜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卜氏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寘乎理誅者執云非罪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並轡而授綏克敵是因搴旗攸屬卜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有司載興慚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劒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客是用捐軀不恡視死如歸東野傾輈雖則其罪國書

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邱之能宜錫滑臺之誄庶甄死節以寵鬼雄

房自厚

自厚開元朝官御史

對佯狂讓弟判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弟甲嗣爵後方入仕鄉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志符前彥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

問而克嗣慮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況操刀使
割能則無傷執射從畋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弟歸先苟
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鄰告失
宜竊以爲得

馬姚

姚一作挑 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

於舉禮也

聖人成能設位待士君子脩業考行入官等威有倫名器不假一作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善有存乎禮物敬享無虧於豐殺既感霜露不忘豺獺是以用禴於焉展牲信以大夫之禮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人妄告固未適於時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牢之爲僭此其禮歟固無尤矣

薛齊

薛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清白二渠判

馬炳　[illegible]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導水東流百川歸海甘泉北對二渠交錯灌注不息黔黎資上善之功奔瀉無窮生靈得下潤之廣鄭國創業白公繼焉秦兼十倍之資韓得數年之力決渠降雨不待商羊之歌荷鍤成雲寧假飛龍之氣理合克奉時令謹塞隄防水潦盛昌懼有奔突桃花泛溢增修及二月之前瓠子興謠流潤安四人之業縣宰絃歌緝化鸞雉添祥雷震一時風行百里遵乎令典誠未失時見彼章程不罹其咎有詞

難罰無濫斯人

柳同

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貧且使司法例不平不伏處斷

度地制邑徹田爲糧必均三壤之宜以成九賦之則是以政令惟簡乃黎庶時蘇法物苟紛必謗讟日浸昔曾備齊難作邱甲之法晉爲秦擒起爰田之制俱錐刀之末開喪亂之始今三時不害四人成功疆理多兩穗之收倉廩必九年之蓄惟彼州縣誠非紀綱旣無恤人之心豈曰奉公之理省徭慎役未挂於愚心貪財徇名已間於拙見昔輿稅畝嘗聞尼父之嫌今欲萊田有類哀公之志非愛人以治國何深恩而淺謀使乎察彼衷情允茲上訴丁停厚斂冤者爰申官寘嚴刑罪人斯得旣有雅見實曰良圖

李仲和

仲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

潤下斯弊漂流是虛欲祟堙塞必藉隄防津吏以下方致

災冀應除毀水工以長隄作務不可依憑競有兩端事難

雙允請闢千里無虧五詞則拯溺不待於規行聞諸往說

而塞川頗類於防口得自今辰方見河渠之書自𡾊標準

溝洫之志以會規模左毀則右傷右毀則左弊左右俱毀

便沈下方津吏之言雖陳水工之志難奪旣不合毁咸宜

告知

蘇𠇔

𠇔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科所由曰更耕之田

沃土墝土厥有區分一易再易非無異制實資均政以利

耕者甲有司也政實存焉因資地利之殊討若農家之請

庶以通其勞逸齊厥等差實謂更耕克精受授孰云過數

且曰守經古有明徵今寧有罰

廉絜

絜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春不修鑑判

丁掌冰不頒于命士春不修鑑而輒秋刷

宗周布政漢家舊法藏冰於陸自古有之頒冰於朝方今靡替倚那厥職乃丁是掌西攀咸鎬寄甘泉之北宮東邑鞏洛入邙山之陰洞履霜知堅和翠微而一色積雪偕凍岌稜層而流寒當悉司存合閑主守苟違命士得無常刑

若惟陳迹良亦異聞且太歲換韶盛德在木上從天子下際羣公大給千官備露累命青熒片片光研金鏡之空餅養峩峩姿凜玉壺之態蓋將以蕩清暑辟炎毒水晶簾內飛燕嬌歌而對山虎嵬盤中省署永吟而陶酒時或稽緩人必其憂況士不頒冰闕也春不修鑑怠也秋仍輒刷非也三者備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丁請用常典

胡瑱

瑱河東人元宗時登進士第

大閲賦以國崇武備明習順時爲韻

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禦寇而上下順

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涿鹿之戰顓頊

列共公之陣足以克定禍亂天祿永終雖八荒有截而七

德是崇若乃元冥用事律變冬中胡地馬肥寧控弦而習

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

設武備旌旗裔裔而風飛士馬囂囂而雲萃竟澤彌谷殷

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弭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

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者也爾其兵勢崩

騰軍容翕習元甲鱗布長戈岳立虞人萊野羣吏作旗事

著六職禮分四時可以順少長匡邦國匪盤匪遊有典有則是時也長楊草落鄠杜霜明既不虞而作式亦因狩而治兵大田獲之以三品和門樹之以兩旌抱木之猿見矯矢而遥泣傷弦之雁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大小既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卽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因之簡衆而習武

趙自勵

自勵開元時登進士第

出師賦并序

先天年獫狁孔熾動搖邊陲是以我國家有事於沙漠也徵甲選徒星馳雲集楚劒霜利吳鈎月懸將以驅日逐之首斬天驕之族蓋使烽埤無火亭障息肩大矣哉自古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藉雖不敏敢述賦云

赫哉帝唐葉殷累聖光明乾道洗清邦政德所以和懷四夷教所以平章百姓用能盡奄有於天下得樂推於羣黎鳳符以謳歌而適龍歷以揖讓而躋既神化之無外何鬼方之獨迷若乃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

師也以律琱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曜曜以衝星火色旌旗畫炎炎以彗日橫行有同於千里止步不過於六七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符赳赳武夫白猿公之劒術謀無再陳其來若神攻則必取諒資於武既作氣以鼓行受脤者實在乎國英雖假靈於廟算決勝者亦關於天斷固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掃一隅之陵亂然後作寰宇之清謐成皇王之壯觀別有其儀不忒詩書是則鱗翮初就將騰躍於風波冠劒末從尚棲遑（一作遑）於翰墨願高闕之氣殄佇燕然之銘勒優哉悠哉小臣高歌帝德

時賦

從龍者雲召風者虎物之相應時哉則侶傅嚴捨築渭浦收綸命或時偶時維道親時旣行焉西漢之臣附鳳時之否也東魯之父傷麟時可以謀身時可以達命季子談說宣尼歷聘平津列侯長卿國命時廢時通知之則慶元穹埏埴時運收成日月貞輝時合晦明大火流兮歲律云暮春花歇兮寒露將生感天時之興替矧人事之窮亨時之良工龍泉掩彩時逢伯樂驥坂長鳴借如紅樹呈色玉顏含粲貴當時而則榮恥後時而貽歎古之君子謀於終始

薦之惟賢士或知巳刺途者棘垂陰者李其道可存將來之士遷喬者鶯待時而鳴芬庭者蘭候時而榮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自古而觀惟時之大豈獨夫今日之情者也

聖人以四時爲柄賦 以題爲韻

粤若受天明命配天啓聖其作則也必敬敷五教齊七政節春夏秋冬之候順金木水火土之性變通無失表正度以爲平雩祀有常示帝圖之斯盛始或星分於木斗建於寅配其宮於甲乙面其地於庚辛莫不合乎序應乎人念

羣生而悉遂彰盛德以維新則是柄也非父非子而天下親曁夫候應乎離音諧於徵列其位於丙午制其方於壬子莫不循厥功究厥旨導貞悔之所由體長嬴之所以則是柄也非堯非舜而天下理至乃金精儲其氣白帝涖其事有湛露兮斯降涼風兮斯至是則仰察於天俯觀於地司肅殺而不忒憫凋落而無遺抑是柄也五帝惟六三皇復四又若元律騰輝伊水德兮膺是期有積雪兮自爾有堅冰兮自茲是則上窮於象下順於時念衣褐之未濟表歲寒之不欺抑是柄也兩漢非遠二周可追況復正巳無

替虛心罔差隨土圭而暗測同灰管以潛知執陰陽代謝之功咸歸不宰用日月推遷之候盡合無爲由是暉映化權鏘洋德柄契皇明於玉燭流睿覽於金鏡士有隨計上京觀光末路欣有准於時政賀無疆於聖祚故尋繹於禮經因抽毫而是賦

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天下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於九州是日也天子以載誕昔辰同漢武猗蘭之殿登高撫政則聖文花萼之樓皇帝乃御龍衮拱洪休申景命於萬

方寓懸賜明鏡於百辟公侯偉其爛矣生光炯爾明發色
洞秋水精涵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
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晶爾萬官欽哉明主之錫訓爾爲
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則鑒澈表正則影
端居燥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之謂内
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鵷鸞擬兹鏡之在匣則
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謦扆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
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
以效能各呈才而獻術莫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

有德於咸一

寒賦

儒有討混元搜綿祀旣覿寒暑之終亦測興伏之始覘風驚於一葉委時換乎千里寒之厥狀自茲而起若夫大火宿藏青霜晨烈則蜀井烟閉漲海氛滅長河天浹綴珠崖而生冰幽朔地窮濛飛沙而雨雪乃知蘇武增感李陵愁絕聽胡笳以攪思儷漢庭之仳別及幽林風掃時物霜殘柔條危勁奥室淒寒有美人兮心恍惚情怵悼而難安陰凝柳塞怨龍庭之路隔月透羅幌憐鴛衾之夜單屧銀階

之悄悄雪珠淚之珊珊縫篚笥之紈素寄戎幕之艱難別有陸沈之子厠跡荒藪器宏偉而可觀命屯剝而不偶當其時也趨炎俯僂佩瞰噓吸無詩人卒歲之衣雨泉客將離之泣豈祁寒而致憾亦遭時而不息終乖挾纊之暄更悲綈袍之及層冰咽溜宋生則綴帳而相望皓雪盈門袁子則茹悲而於悒雖居榮而可貴亦憂道而不入於時倚歎窮律佇目遐坰伊鮮物之皆悴獨霜松之常青縱寒苦之飄激淬堅明而自寧汨吾情之浩蕩願冥志於紫靈

對所知哭寢門判

趙自勵　陳元伯

甲哭友人於寢門之外友弟將爲疏闊輒毆之

太虛運化勞息有期聖人制禮哀樂殊節甲以詩稱伐木義切斷金追管鮑之平生欣然相得鄙張陳之棄置莞爾無取臨川興歎逝者如斯怨天地之不仁撫琴書之空在昔之莫逆把黃菊而思來今也則亡乘素車而慟哭哭於門外禮亦宜之責以相輕誰執其咎且孔父將聖昭著格言有弟何知胡然昧議龍頭不見已喪朋從鳳字未題遽招伊戚非理輒毆宜啓刑書請驗所傷用申明罰

陳元伯

元伯開元時人

貪泉銘

石門海口厥土惟南爰有寒泉注涯之潭洶溢得窟既潔且甘古來共傳飲之則貪或曰不然人心自欲銅山恒有意亦未足矧來茲土舶車相屬利汨其心貨盲其目在昔賢守惟孟與吳雖飲此泉捐金還珠由是言之自有貪夫匪以泉故其心則渝嘗讀舊史錢神銅臭漢晉昏濁多門取授上下相蒙靡恤靡救由物而已豈泉之搆皇唐啓聖開元御歷黜陟幽明官人慎擇道風淳儉吏業清白於戲

爾泉其名可易器滿必覆撲滿不完不貪爲寶子罕詞殫
潤屋潤身禍福之端勒銘貪泉作誡庶官

趙子卿

子卿開元時人

出師賦 幷序

古之王者出師有征無戰然則兵革之事聖人是興蓋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帝乃欽若堯禹承天運行鮮卑在
圖夜郎無外而旄頭賊醜忘道弄邊河侵海寒障路幽朔
皇赫斯怒親師用征摇星纛神召募雄合白羽森月朱旗

爛空俾夫翕東海之焱波掃北荒之沙雪國用長策人忘暫勞聊勝詠歌取思而賦賦曰

莫高匪天兮生我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恩澤洪融覆幬彌淳噴窮陸霈無垠珍怪烟委而波屬蠻夷鳥狎而蟲馴粤若鬼方兮玁狁孔狡固陰沍寒兮陵我河津於是按玉劒而憑怒耀金戈而雷霆禡蚩尤誓勾陳會白帝騎蒼鱗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鬬作笳鼓之殷殷別有哮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幷而投召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電輪鳴弦者飛鴈由其殞越揮戈者白

日所以逡巡國體兵勢殊容其身既出師於鄠杜亦獵虜於新秦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仞釁流詠則梟獍懷親大荒搖落知單于之魄死層冰泮渙感天子之情春昆彙雜種於何不臣寧直跨胡而北省亦當撫柔於叢榛海岱攸類匪兵是遵固將歷三五而高視豈與夫費百萬於同勤

鄭齊望

齊望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餕而祭

三才既分六宗爰設或因地事地或因天事天明堂尊嚴配之儀清廟崇禘祫之典國之盛禮其何以先神之至誠罔或不降於是陳以簠簋薦之犧牲瑟奏空桑管吹孤竹甲言參大享監彼有司獻灌無虧福祐攸洽貴骨以須於高品賤體仍霑於庶僚他日鯉趨且聞歸胙今朝神惠更用祭先錫類之美則多黷禮之嫌宜避

沈瑱

瑱開元時官諫議大夫

賀雨賦

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䲧鑠石而不雨彼穹蒼之災沴豈睿君與聖主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大唐以率俾蠻夏莫非王土主上以光宅君臨粤若稽古以淑德崇化爲乾作輔其廣運也包二儀以覆載其亭育也想羣生之父母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精惟一無怠無荒百姓有過引之歸巳一物失所納之於隍夫人之所重者食也政之所先者農也近歲以冬雪不盈春雲少澤綠疇合瘁朱夏將革無西畢之霶霈有南威

之赫奕我藝闕秀甫田虚闢湘燕垂翼而不飛應龍矯首而何益爾乃邦人大恐皇念勤眷思轉災以爲祥宜樹美而除譴移正寢徹豐膳釋幽冤索遺彦達聰明目廣視聽於四方恤獄緩刑開網羅於三面誡絶崇慝懲離黨援衮路清太階平君臣咸一邦家輯寧天方悔咎淪孽垂休降靈雲布族而靄霼雷驚空而煌熒殷雷震而闐闐飛雨零而冥冥夫其森沈散漫颯灑淩亂瀝液汪洋周流津漢濯上林之霏靡漲昆明之瀾汗驟繁響於闕庭浮清風於樓觀元澤優而霽止晴光炳兮澄渙奔餘潦於迴塘挂晴虹

於霄漢阡陌條暢而增綺黍稷芬榮而若換野老熙熙農人相持嘉廪儲之望歲喜甘霈之流滋鼓腹擊壤賡歌稱詩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皇上睟容有穆神心載怡羣卿大夫濟濟纓緌拜手稽首足之蹈之賀農祥於介福答聖造於休期有諫議大夫沈瑱因進而稱曰臣聞昔者飛雉升鼎用墜殷宗之德熒惑守心旋移宋景之慝禾苗盡起孺子感動於周公桑穀並生太戊獲相於伊陟夫君人者修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爲心崇禮讓而爲則放黜回佞敷求讜直使人以時用邱明

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得哀賑惸嫠勉敦稼穡自然灾伏至誠感於天地及當而行湛恩浹於寰瀛珍絡繹瑞縱横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烟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我后慎終如始用晦爲明爲而不有沖而不盈向之能事動植由庚

張欽敬

欽敬開元時擢進士第

仲冬時令賦 以題爲韻

粤若大君光宅海内文思開帝王之洪緒振皇紀之綱維

敷化布和設明堂以聽政發祥儲祉坐宣室而受釐有典有則念茲在茲負扆恭己凝旒肅祗享會必依乎是月寒暑不易乎斯時若乃睦以神人施乎政令鋪惠澤以流渥鼓薰風而入詠日月惟朗星辰克正調歷數之璿衡叶乾坤之寶命況乎陽氣告始幽歌御冬惟時是恤維政之雍穆元堂以敷化感黃冠以勞農命曾史之登臺式書雲物審周官之有祀時命秩宗於是恒憲聿修舊章遐布飭蓋藏之是密警門閭而必固一以永寧各知攸措滌器物之疏奄釐冰地之凝沍休力役省征賦養國中之鰥寡罷官

守之尸素是使風雨丕順曾不爽於豐年霜露以時諒匪愆於歲暮撫三五之遐軌茱道德之平裕方見與羲農而比崇豈直等成周之景祚而已顧慚眇質叨承選衆神仙作尉非漢氏之稱梅孝友承家媿詩人之歌仲謬昌言於聖德豈緣情而有中

對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伍訴諸邑吏將納之園土曰來有援也

典禮是興訓導爲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

寧宇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鄰伍以追其昧授於旌節邑吏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繫茲行者類厥罷人雖徇等門闌曾不忍於爲厲内於圜土且未見於虧則終是迷而妄作輒利動以生悔瑜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薄刑猶可誤作往訴何太詞游爰叩兩端且知三失況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以行何非已任免奚實由勤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刑淫是亦爲政

對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恭惟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末遊彼何人斯干國之紀冀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雞鳴而夜度行惟濶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詐偽難恕徒急切以文過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劉晉

晉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

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作利生人實資水德至於泛濫或以災成故立陂隄存夫令式雖墨綬爲化不願於勞人而黃潦或湧益深於害物況作事謀始合用於農隙啓塞隨時豈待於春仲論事乃拙於爲政語對何聞於有司堰既不立於千金刑亦安疑於兩壁郡侯所詰爰按科條

劉潤

潤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大斗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斟酌醴祈黃耇比部以無令式勾徵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賓式序尊儒尚齒以申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威儀秩秩弁舞傞傞等申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斟以將其厚意加籩以寵其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謙和致太平之樂事光祿乃遵乎古道未蹈深愆比部則格以金科言從勾納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貴惟輕不宜加罪

對薦賢能判

甲薦賢能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

廷尉致詰詞云適有功

唐堯稽古時謂能官周文小心號稱多士雲龍感召鸑鷟充庭蒲璧交衢弓車荐秀薦異能之士採非常之德遊太學而橫經詣公府而高第驥足千里同主父之三擢桂林一枝恥公孫之十上爰求九錫之命以旌三適之功惟甲書生可貴能移太守之尊小吏雖卑猶奪宰君之望在道雖云可重傷偶無宜賞刑理在優賢不勞加黜

對無夫修隄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外徭省司以爲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饑恐不及冬成

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邦寧本固書稱經理之方慮始樂成易著變通之義且河分南北境控青徐壤雜下田土爲上賦荐逢堯水乍闕殷儲感發於中思索其極順時令庀工徒版築爰興隄防互設崛然特起同斷岸之孤標的爾殊形狀屯田之錯峙期於永逸汔用小康望免外徭式酬平價州將當撫循之寄

顧瞻黔黎省司膺出納之權愛存府庫俱爲奉國咸是循公探源若混其淄澠究理頗别於涇渭何則雖言營造本資其井田徒謂繕修未起於桑梓力常有限徭或可蠲役靡踰時價無宜給是則上省勞費人忘阻饑無闕於農不愆於素縱使隄疏瓠子不復興歌浪起桃花誰能爲害

顏勝

勝曲阜人擢進士第官右補闕

對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祭廟饌用索牛御史劾於寢則

以陋於饌則以泰訴云禮令無違

廟者曰貌死者曰歸神人異業敬則如在牲牷必備祭而勿黷秩有五品榮加三命誠乃錫類孝能尊先春露既濡增怵惕之感秋霜已降發悽慘之心雖欲饗親孰爲知禮祭於寢也自合封羊祀諸廟焉方聞用犢庖丁展事雖則無全鄒人將入如何不問令無立廟理歸於寢祭設庶人之位薦以大夫之牲索而用之非其古也蘋蘩可重豈煩介葛之犧黍稷非馨寧展烝嘗之禮精意以饗神其吐諸禮雖徵於曲臺罪自招於石室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對弔服加麻判

甲乙二人所受學師亡皆弔服加麻甲出有所之則絰乙居則絰出則否縣司科甲乙不合爲

師制服並不伏

理範通明國圖惟遠班和正本式古崇風訓學興文當今是教甲乙同志偃化從師春誦夏弦自得西河之美摳衣函丈無非北海之遊道叶雩壇聲高闕里鴻都盛業方列義於儒堂電隙流年奄生悲於泉户兩楹之夢豈迴景於西山二豎之災竟遊魂於北斗壞木之悲師也何追頹山

之哀吾將安仰因情定禮自可處於心喪弔服加麻實無虧於聖政甲出而經是依古也乙居則否奚所咎焉既不異於門人信無徵於魯禮欲加之罪其有辭乎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休死勞生存亡大數絶漿泣血孝敬常期乙也哀摧禍鍾凶釁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霜屺而糜心跪乳奚及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痛深懷橘愴開編於吳史凶門

列位夙著等差方取則於殷周騐昭然於典禮旣虔而作
瘞重之制自分有祔於姑爲主之儀寧慼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事不亂於大猷法難加於小累

對不供夷槃判

三品喪事夷槃不供司儀云時所不要

生榮死哀士有恒禮弔喪歸賵國著成規三品云亡九泉
方閟窀穸有事未展懸棺之儀含襚所陳遂闕夷槃之典
至若夏德方暑自可歸冰冬陰沍寒何煩設器待窮獻羔
之禮方議鵃鳩之刑

屈突叔齊

叔齊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陟屺纏哀終天永慕形神訾毀有切於何曾流慟傷神詎慚於吳隱於是牛山卜兆魚岫開塋帝軒轅之乘龍衣冠作燧王子晉之御鶴劍舃成墳因班牛而動祥樹石馬而旌貺既而元門告掩丹旐云飛聊申虞祀之儀方則夏殷

之禮立主之義自有常條以重當輕終乖禮式既無虧越

何爽公途

裴廣

廣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

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仁焉而終智焉而死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日荒涼

徒結有涯之恨乙以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溢米之

晨荼毒於寢苫之日青烏襲吉已託萬家之地白鶴飛來
俄聞再奠之禮所以表斯廬位設彼銘旌伃馴獸之見遊
希祥禽之或至言申陟屺之戀再寫循陔之悲旣結歎於
生靈實無慚於死孝或人言告未可依憑哀敬之心理在
矜察審慎之典必藉平反淫濫儻行手足無措旣非月之
無失何如霜之可繩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二目録

劉庭誥
對移鄉判
王灣
對清白二渠判
司馬貞
孝經老子註易傳議
史記索隱序
史記索隱後序

補史記序

李成裕

請刻夢真容敕旨奏

胡嘉隱

繩伎賦

王延齡

秋宵讀書賦

夢遊仙庭賦

夢五色筆賦

馮待徵

對澤中得堇判

張大吉

對牢祭有違判

東鄉助

周易物象釋疑序

魏靜

永嘉集序

馮敬徵

對九日登高墜脚判

成伯瑜

經義考

李昇朝

對自比管仲判

崔國輔

上何都督履光書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二

劉庭誥

庭誥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伍訴諸邑吏將內之圜土曰來有授也

前王列土各有疆埸司徒典邦敷陳禮教苟違近以適遠必咨官以辨族彼其之子是何人斯罔協厥居越在他邑動而有悔速訟所以成愆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攝離其

鄉居彝倫或紊逞其旌節有授而來信旣由衷何往不濟伍實妄訴宜其詬諸

王灣

灣先天時進士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溝洫之宜隄防是急惟禹盡力乃安生人自鄭渠來興秦壤增利清白相映雲天竝開稻粱交陰雨汗俱發東風適

降南畝初勤曉波猶微春修未遽縣令以恤人從衛計役乘閒雖蟄户驚飛方期伐木而斗門議立且恐勞人未爲𤓰子之决欲后桃花之水府司按職體要俱懷聽風俗於初聞謂弦歌於未理誠以溉灌無闕經營有圖豈乖蒲宰之明當寬柳惠之黜情存審慎可適隨時

司馬貞

貞開元時官潤州刺史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顔芝本至劉向以此本

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
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其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
范煜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
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
旨敷暢將爲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傳其古
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
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
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爲作閨門一章劉
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

按其文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爲首章不合言故是古文旣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眞抑亦傳習淺僞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畧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

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子道德經者實謂元言注家多罕窮厥旨河上公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元談頗深道要窮神用乎橐籥守靜默於元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元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修身宏道則河上為得今請望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

傳但此書不行久矣所存者多失眞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寛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祕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畧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謹議

史記索隱序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

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隱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駰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麤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

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畧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旁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

謀云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閒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

黄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謡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絶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惟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以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

季散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宏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畧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補史記序

司馬貞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黄帝迄於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觀其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

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郣許春秋次國畧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産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

德不關何爲蓋闕伯陽淸虛爲敎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駮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疏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敍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

篇之贊記非周悉竝更申而述之附於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於後至於徐廣惟畧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爲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竝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旣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李成裕

成裕開元二十九年官博州刺史

請刻夢真容敕旨奏

奉閏四月二十一日敕中書門下奏請宣示中外者歷觀寶諜會所未聞側捧瑶緘不勝忭躍臣謹按洛下閎太初歷云後八百年歷差一日有聖人正之至陛下定歷之年正當八百今又元元皇帝以聖明之代來見眞容於夢寐之間再陳靈應稱陛下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則知聖歷昌期合符同契者久矣雖鎌緗已載而茗琬未書將何以對越神休光昭睿德臣之愚昧敢以上聞伏請於開元觀具

寫綸言勒於貞石入仙宮而物覩知聖祚之天長如允臣

所請諸州亦望准此

胡嘉隱

嘉隱開元中衛士獻繩伎賦擢拜金吾闕曹參軍

繩伎賦

律南呂兮仲之秋帝張樂兮秦之樓鼓舞令節鏗鏘神州

萬國會百工休俾樂司咸戢繩伎獨留此聖人之新意也

與衆共之降賞成列服也德之稱容兮巳之悅觀八佾則

羅蘵生塵髡兩髦則麻衣如雪結繩既舉彝倫攸序杳若

天險之難升忽爾投足而復阻來有匹去無侶空中玉步望雲髻之峨峨日下風趨見羅衣之楚楚足容捷貌容恭鳥斯企雲相從煜煜兮映朱樓之花蕚煥爛兮開甲帳之芙蓉橫竿却步疊卵相重績人不能窺其影謀士不能指其蹤既如阿閣之舞鳳又如天泉之躍龍徘徊反覆交觀奪目擁金騎屯繡轂高詞論者族談多才藝者心服既得擅場其能未央應鼓或躍投繩或翔婉孌兮弄玉之隨蕭史仙妻之別劉綱淩波不足奇其術行雨未可比其方然後知海之深則孤槎可泛河之廣則一葦能航不奔明月

不赴高唐食君之珍膳衣君之聚裳喜千秋之令節願獻壽兮天長於是衆變格行無力歡百姓之心傾四方之國掌上失妙宮中沮色所寵者寵其回邪所好者好其正直視履不懼柔嘉惟則故知我者謂我從繩不知我者謂我憑陵繩有弛張藝有廢興用舍靡定倚伏相仍如臨如履何兢何喜猶君之從諫則聖伎之從繩則正惟伎可以爲制節繩可以爲龜鏡殷鑒不昧在此而已豈徒昭玩人喪德豈徒悅彼姝者子明后居高視卑創物成規此乃堯舜之用心使吾人之載喜慶賜必周將順其美來娉婷去輕

盈奇伎兮忽還天上而不可見繩繩兮道之遠兮不可名

王延齡

延齡開元時人

秋宵讀書賦

獨夜寥寥兮清我素襟踐藝城兮遊遨書林觀先王之行道見古人之同心羲農之精微兮合陰吐陽周孔之奧祕兮神入鬼出有禮樂經邦之化有德刑御人之術雖興風而致理或因文以喪質借如助築於澗垂釣在川夢來而所象方得繇啓而其兆必甄何風雲之冥感而君臣之道

全謨明弼諧開物成務儀在楚而何辱隗得燕而何遇起之來兮而長平不守季之入兮而武關非固將吉凶之由人伊存亡之有數若乃大夫西都之佳賞公子南皮之勝矚將軍之畫閣天半衛尉之涼臺水曲馳香車與寶馬肱纖羅及美玉玉饌金觴暮不歸妙舞清歌斷方續何貴幸之斯甚爲歡娛以自足士有竄江濱兮不用首河梁兮永辭長門幽絕恨欲死掖庭一去還無期黃鳥嚶嚶兮野花落白露瀼瀼兮邊草衰此時但能登高而遠望孰云不腸斷兮淚如絲夫以總明正直維神之假有才無位奚其爲

者行莫過於顏曾文莫先於班賈空兢兢於人世竟蹉跎於物下能育其寶則宜無屯不與其命何生此人仗雄劒以激憤一欲問夫蒼旻夜如何其夜以闌閑琴牢落坐南端流月曈曨兮素華滿銀釭煜煜兮清光寒於是開中軒儷晴盼天敞朗兮北斗何高雲依微兮南山可見銀河旣巳傾玉窗又以明哀鴻嗸嗸兮空際遠墜葉紛紛兮林外輕巳而羣感互興衆念相積憐稚顏兮何暮對流年以自惜徒見其生也楊柳繁華爲我春不知其死也松檟幽泉爲我夕何恃俊於禰衡何慟窮於阮籍幽蘭無人兮終自

芳郭璞蒙垢兮豈不潔黃綬從來兮非所願白雲逶迤兮滿山自得長歌太平事胡爲擾擾風塵間

夢遊仙庭賦

葛稚川見素抱樸傲世忘榮循潔白之道吸元和之精泊乎意眹飄然體清於時秋風蕭蕭秋夕凜凜野猿啞暮山童鷰枕須臾之間乃安斯寢神倏爾而逾邁眇不知其所届紛溶溶而上馳將若遊乎天外駕白鹿驂斑麟飛翠蓋騰紅輪橫絕南斗超淩北垠出崑墟以騁志過滄溟而問津呵風伯叱雷父披天門謁天宇太一之居兮金碧堂洞

鬱密兮不見陽蕊珠履地雲屏匝廊色郊郊其揚彩爛煜煜以成章旖旎旌節襂纚羽裳蒼龍吹篪丹鳳為舞洞轇轕乎東廂此其大較也若乃羣仙之所盤薄珠庭之所護濩曼以玉堂映以朱閣靈怪潛祕光華相錯陰陽不能授其寒暑造化不能生其美惡及乎上眞降命赤書爰作速陽侯而波靜走姮娥而月落值江妃之倩練驚海童之閃爍其翺翔曠遠者嬉九垓排三山紫烟生白雲閒偃蹇夭矯翩緜縹緲可見而不可攀至夫靈草自然珍木不死餐霞噏液乘鴻躡鯉或隱山林或游城市斯實元都之能事

芜難測其云巳洪崖先生方睟其容頷其頤曰中州之士也爾來何遲出祕訣約眞期挹華池之水唱天關之詞旣乃避席屏氣拜命之辱精皦晶兮從空浮長覺悟兮還舊邱惟見塵書滿屋皓月生樓涉花窮極無迹難求豈莊周夢爲蝴蝶蝴蝶夢爲莊周歟意者天聰明神正直親其貞亮之槪照以元魁之極雙童兮何日再逢上淸兮何時再陟掩空館而愁臥撫長懷而歎息

夢五色筆賦

夫何言吉夢兮杳杳冥冥若有一人兮遺我鴻筆居然五

色兮其狀炳靈煥錯彩於無像紛斑斕而有形匪沈淪於畫墨那渾濁於殺青獲乎希微來何處所彩非染而自備管在搦而神與意藻思之相授期文章而見許信魂夢之有乎會目成而不阻神之正直福非回邪何代無才曷江淹之允屬則吾豈敢疇郭璞之孔嘉緊有靈兮未悟儻如夢兮增華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彩筆冥微元貺與螭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青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以成文若以我修辭五彩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何謝慶雲是知物有

幽通神爲眞宰夢以掌握驚茲夕以靈奇贍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飭躬而不殆展轉虛室曈曨曉日目眩昧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善誘斯文之日新

馮待徵

待徵開元時人

對澤中得堇判

王祖母饑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取土得堇粟

遺之後有火過於西鄰鄰告云妖有司科之使

司奏請旌異

至誠感神天道應善雖欲蔽德其如予何王祖毋病既日臻甘脆盡闕劉公孫孝惟天性壑鑿多勤坐北堂而揺魂仰南陔而結思是賴天靈其鑒地輸其珍綠堇欺霜而沓榮紅粟無稼而呈粒此一奇也又何如焉況丹燄飛空以災糜竺之室元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鄰者奚愚以厚誣而害物有司何酷載重詰而傷仁明哉使予清識遠矣舉直錯枉揚於王庭蒙雖不才請從斯矣

馮待徵　張大吉

張大吉

大吉開元朝擢書判拔萃科

對牢祭有違判

孟壬具少牢祭仲巳遽執畢入贊者告巳有違巳云以備失也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請博士定博士曰禮和爲貴豈在爭乎科贊者不伏

惇宗將禮以祇祀事命滌猶宮存乎饗獻執俯奉爵理必祖於敬恭藉茅設洗事無忘於豐潔惟壬榮班命數羔鴈同行擇日筮尸將行懿祀充牲視物具祭爲先列羞鼎於

門祊升俎載於階序巾盥在手饎核旅陳醜平仲豚肩之
陋思由也户堂之禮仲巳恪恭所執持畢而來仰覩好雨
之星欲理如湯之鼎此乃思無出位舉不失宜贊者有言
事同差舛博士科罰理當淺深故椒舉規過須有愧於國
僑張湯用法將無慚於虞詡請從寛典無寘急刑

東鄉助

助開元朝官江陵少尹

周易物象釋疑敘

易以龍象乾以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是故春秋傳辭多

因物象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文觸類而長洎甲子以六十爲運而卦則六十四爲周六十四而參六十合九百六十年爲一元紀助令采於往疏未釋後學滯懵者標出目爲周易釋疑屬象比事約辭伸理云爾

魏靜

靜開元時官慶州刺史

永嘉集序

聞夫慧門廣闢理絕色相之端覺路遐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闡妙典於三乘暢眞詮於八部

所以發揮至賾懸梵景於昏衢光闡大猷泛禪波於欲浪
是以金棺掩耀玉毫收彩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
者其惟大師歟大師俗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
加思幼則遊心三藏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偏宏禪觀
境智俱寂定慧雙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元海心珠道種
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花耿三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
水月虛襟布衣蔬食忘身爲法愍傷含識物物斯安觀念
相續心心靡間始終抗節金石方堅淺深心要貫華嶄潔
神徹言表理契寰中曲巳推人順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

秉護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外三吳碩學輻輳禪階八表
高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宦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
赴京畿自爾以來幽冥遞隔永慨元眸積翳忽喪金鎞欲
海洪濤遄沈智檝遺文尚在龕室寂寥嗚呼哀哉痛纏心
腑所嗟一方眼滅七衆何依音德無聞遠增悽感大師在
生凡所宣紀總有十篇集爲一卷庶同歸郢悟者得意忘
言耳今略紀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者正之

馮敬徵

敬徵開元時人

對九日登高墜脚判

楊甲九月九日登高墜脚致跛乙告爲不孝科不應爲

無射良秋重陽佳節登高有興坐追桓景下堂傷足多倖子春雖異全歸何妨憂色寧損爲孝之道而斷不應之條告之者未達其幽趣科之者固知其失道棄而不問孝無濫焉

成伯瑜

伯瑜開元時人

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爲允當是鄭元於毛公傳下卽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畧而爲注耳毛公作傳之時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旣不見

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爲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李昇朝

昇朝元宗時官亳州刺史

對自比管仲判

無是子恒居草廬自比管仲云夢乘舟邑人告其虛誕

國家頓網鷄鴻廣羅舟檝人降三傑俾機務允釐天飛五

老而元氣清晏猶且弓招歲下徵拜日聞無是子毓德郊扉澄神虛白效宣尼之竊比無踰老彭徵武侯之故事終期管晏雖復跡符媒衒終是志越儕流或未可量有足嘉尚昔月中見字尚表英童今夢裏乘舟故符王佐但聖朝以邱園佇秀物色求人乘箕降昴之賓金礪玉璜之相必循名實方漸台階今者邑子薄言告以虛誕且鄉人所惡未可卽依翁歸自陳亦難憑據言之無罪告上何傷

崔國輔

國輔青州人應縣令舉授許昌令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

郎天寶中坐王鉷近親貶竟陵司馬

上何都督履光書

崔國輔謹上書於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廷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爲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爲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

修身終不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巳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賛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以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爲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夫下輩宜君公不禮蕭曹爲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